

相約二零零五

◎馬靖

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，我們在電話上定下了這個籠統的約會，雖然沒有確切的時間、地點，但每每想起與我相約的人，竟然好像初戀的少女一樣，不禁砰然心動，時而緊張，時而興奮，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。

今年三月八日早晨，我收到英國 COCUM 活水書室寄來的新一期《導向》雜誌，像往常一樣，我隨手拆開牛皮信封，還沒有完全打開，卻赫然看到一張加貼在雜誌封皮的訃告：「名作家滌然女士安息主懷。」望著訃告上她熟悉的相貌，我忍不住心裏輕責她：「師母，您沒有守好信用和我準時赴約。你清楚告訴過我，這兩年您的工作日程已經排滿，不過二零零五年您有一個北歐四國講道的機會，到時您會抽空見見我，您還問我家裏住得寬餘嗎？方便您住幾天嗎？言猶在耳。可您卻悄無聲息的走了，留給我萬千的遺憾；最起碼我還沒來得及告訴您，今年二月十一日您寄給我家的五百元美金二月十七日已經收到了，假如我勤快一點，還有機會親口對您說聲謝謝，再親自聽聽您熟悉的聲音，因為二月十九日您就要上路，到您最嚮往的天家去赴另一場約會。（她心愛的丈夫史牧師已經等她二十多年了）今天留給

我的是滿腹的惆悵和內疚，我不知該向誰說聲謝謝，您的兒女？朋友？我根本不認識，沒有人能知道您對我這個素不相識、素來未謀面的異鄉人付出了多少愛心安慰和鼓勵。我給您寫過無數封感謝信，甚至故意在信裏帶著問題，可在「滌然信箱」裏，您只刊登了我的問題並作回答，但感謝之類全被您刪掉了，您就是這樣左手做的，沒有讓右手知道……」

整個早晨以至整個下午，我都恍恍惚惚想做事又不能集中精神，燙衣服的時候，眼前總是模糊一片，燙斗經過的地方總是響起「磁」的一聲，繼而騰起一縷細細的輕煙，衣服上留下一個白煙，我知道那是總止不住湧流的苦澀的淚水，往事歷歷在目……

二零零零年十月，我以一个讀者和作者的身份開始和師母的信件來往，我來自河南省一個偏僻的農村，沒有文化、沒有特長，是個平凡凡的鄉下人，加上又是因著婚姻才有機會來到國外，所以常常成為別人茶餘飯後東長西短的笑料，我常覺人生的失落和漂泊的孤苦，閉時也就借著一張白紙傾訴自己的心聲，並沒有想到要長期寫作，也自認沒有這個能力，沒想到很快便得到師母的親筆回信，並熱情支持：「你很有寫作的天份，請繼續寫吧！」受寵若驚之餘，至今有三十多篇「文章」從我的筆端「出生了」，我沒有什麼可誇，何況在文人眼中我這個無名小輩所寫的，根本不算東西，更加沒有價值，可我知道，在天父心裏，在師母眼裏寫作屬於我的恩賜，要不然，就是讓我抄寫三十多篇文章恐怕也沒有這個耐心，我為

此感恩。

以前不管是在書裏，雜誌上，還是錄音帶的封面包裝上，每次看到師母的近照，我都感覺那麼遙遠，陌生，盡管我得到她的恩惠那麼多，可是在潛意識裏總很拘束，畢竟我們相識短暫，接觸有限。何況她又是我眼中的名人，高不可攀，我很自卑。可是今天當我再次凝視她的遺照時，卻看到她微微笑著，慈祥地注視著我，彷彿正在和我聊天。照片上她身邊的那杯茶，似乎徐徐冒著熱氣，如此近距離的接近，以至我可以輕輕撫摸她雙鬢的銀絲。我傷痛地對她說：「師母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真的對不起，幾年來都是您親自和我聯系，甚至連小兒長的像誰，是不是雙眼皮您都一一詢問，而我卻不主動地問候過您。不是不願意，也不是懶惰，而是不敢。因為我欠您太多，我何來福氣值得您如此厚愛？接到你歸家的消息，唯一的心願就是無論如何也要參加您的葬禮。拾腕一看時間當時卻是夏威夷的深夜。不敢冒然打擾，好不容易等到時間合適，接電話的是曾經細心照顧過您的桂鳳姊妹，一回答說您的葬禮兩天前已經舉行了，心一下子空了，好像折翼的小鳥一樣，有翅難飛。

深夜我忍不住用了一個近乎迷信的方法寄托我的哀思：我在禱告中祈求上帝向您轉達我的思念，內疚和感謝。

如今，天堂又多了一條飄揚的彩帶，向我拋來。（師母著作中一篇小說的題目勾起我歸家的渴望。師母，讓我們再一次定下一個永不錯失的約會，好嗎？那麼樂園再見！